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十九回 妖怪娶妻莫名其妙 怒馬歧路突如其來

卻說伯純同鶴山出來，正預備向挹芬家裡去，忽見一個人直迎上來，喘著氣道：「那裡沒尋過大人，卻在這裡呢。」伯純見是自己的當差，忙問做甚。那當差道：「家裡出了妖怪哩！」伯純聽了，不覺一呆。當差接著說道：「這妖怪妖法大得很，現把姨太太剝乾淨了，捆在那裡呢。」伯純聽到這句，登時雪白的鬍子旁邊泛出兩朵紅雲來，又羞又惱道：「呸！那裡有這些事，還去仔細你的皮罷！」

鶴山見這個樣子，知挹芬那裡是獨去定了，便勸伯純回去。

伯純紅漲著老臉，勉強敷衍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混帳話！兄弟雖不會治家，只這鎮壓門內的威力還有，那裡會跑出這不識時勢的妖怪來？」一路說，一路早踏上車兒，匆匆歸來。可惜天公渴睡，沒知道這老名士心內著急，不然也合差費長房下世，把地縮成咫尺哩。好容易一到門口，連跌帶走趕到上房，不覺倒抽了口氣，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。眼見著自己姨太太，真個裸著上身捆在牀柱上，只向著自己冷笑。

伯純仗著通經博學，勃然向著他道：「朝廷命官，自有百靈呵護，你是個什麼妖精，卻敢來擾亂我的治安，說完，上前來把捆解開。姨太太忽然清醒。向被窩裡一鑽。門外隱隱有人笑著。伯純那裡理會，只餘怒不息的向四壁瞧著。一時僕從星散，燈影幢幢，不覺自己有些膽寒起來。忽聽得一縷哀絲，從被窩中微微響起，姨太太竟在那裡嗚咽起來。伯純只得強作少年，溫存慰語，把前事都忘了。

原來伯純那位姨太太是個再醮過來的。丈夫未死以前。因忒賢慧了，一封休書將他休去。他原也有些憤激，從此長齋繡佛，懺悔生前。只可惜色相未空，凡思易動，禪心假作沾泥絮，又向春風舞鷓鴣的竟充了伯純下陳。只伯純是個頹唐白叟，那裡供奉得周到，近人詩上說的：「中年妾似方張寇，怪不得姨太太有些自由博愛起來。別樣不要緊，只這件事是憑你什麼名士脫略不來的。況伯純身為顯宦，體面攸關，少不得對著姨太太有些抱怨。姨太太心裡明白，卻只說不出苦來。

那天伯純正出去著，忽有個絕俊的當差，當面獻了條妙計道：「南方畏五通，北方畏狐狸。倘捨得這兩字虛名，真個想百年美眷，這『妖怪』二字是捉摸不著的，正好請他充個排難解紛的魯仲連呢。」姨太太聽了這話，居然彩及芻蕘。京城原是個取用宏的地方，那一件沒有。不上一日，居然被姨太太找著了個妖怪。登時帷開風動，燭滅燈銷，一陣腳步聲，飛也似向上房奔去。接著，便有人見姨太太雪膚袒露，蕪澤微聞，嬌喘停時，情絲牢縛。眾人不知慌了，當先一個伶俐俊俏的家人嚷著道：「不好了，這不是遇著妖麼？我們莫犯他，犯他時會尋上自己妻子去呢。大人是簇新大僚，這金鈕紫綬的印兒，凡人見了也會頭脹，敢還壓得下妖怪來呢。」說完，飛一般來找伯純。

伯純好容易把嬌怪叱退，比平日加幾分的憐惜來慰姨太太，姨太太洩瀾滿枕道：「大人須索救妾。妖怪被叱以後，恨恨的說早晚便來攜妾向洞府深處呢。」伯純聽了也自吃驚，卻礙著正印官的面子，不敢說出，喘吁吁的著意保護了一夜。到早上起來，向牀畔一看，止不住失聲驚駭道：「那小鐵箱呢？登時覺得一陣心痛，把滿身精神抖擻起來，要喚人查問。姨太太在牀上霍的坐起，硬把伯純的巾掩著道：「大人便忍棄妾，也應顧著自己生命，還是莫聲張罷！」伯純驚問：「為甚？」姨太太哭倒懷中道：「這也是妖怪做出來的呢。他說仙界不日大計，依自己資望，原得升擢上天，只聖母那裡的運動費還沒法籌措，故特來一借。還說天下多美婦人，原不是定戀著妾的，只為這筆借款上，才紆尊降貴，借易妻之誼，加大人以同靴之榮呢。」

這幾句話，直把伯純氣得目睜口呆，好一回才向空大罵道：

「你這畜生！也懂得金錢運動麼？便要運動時，有本領自己對付去，卻找上我來。我可不是犧牲自己的權利替人家運動的呆子！你不快將箱子還來，我決不甘休。誰又喜歡你這同靴虛榮呢……」那知伯純還沒說完，妖怪又來了，姨太太登時自揪自揜道：「你罵我麼？人間拿著人錢充運動費的正多著呢。就現在最闊的人，不是積銖累鎰的在那預備將來大舉麼？他那裡向人謝過了半聲。便我就效法不得麼？我不看新人面上，還把你這寵姬撕個成片呢。」說完，姨太太大叫一聲便暈了過去。

卻好那些伏侍的才起來，聽得上房又起了風潮，一個個躡手躡腳的走了進來。只是伯純頹然倚在榻上歎道：「你們快喚著姨太太罷！」眾人七張八嘴的亂喚著，姨太太居然悠悠醒來。

卻閉著眼嗚咽。伯純見了這種形景，覺得滿眼牢憂，再也躺不住，便搖頭歎息的走出上房。不想一腳跨出房門，卻同一人撞個滿懷。心驚慣了的人，以為又是妖怪來了，那知那人「啊呀」一聲，連退幾步。

伯純睜眼看時，原來就是昨夜來找自己的俊俏當差。伯純勃然問做什麼，當差的囁嚅道：「奴才聽得上房又出了事，預備來侍候著的呢。」說時，見伯純喘吁吁的，便扶出他到書房來。伯純因問他昨天來找時，見妖怪怎樣來的。那當差道：「嚇也嚇壞了，那裡還知怎樣的來！大人怎不問上房丫鬟去？」

伯純原裝著一肚子悶氣，只找個人來晦氣，自然遷怒著道：「呸，你會挺撞主人麼！還不給我趕著滾，我這裡用不著你。」

當差的冷笑道：「大人也不犯來找下人出氣啊。我倘知道妖怪來時，也不給他弄得姨太太到那樣哩。」伯純那裡還忍得住，一疊連聲喚滾。那當差從容不迫道：「大人既用不著奴才，奴才自然會走呢。」說完，請了個安，竟自出去了。

那知當差這一去，如有電話一般，把妖怪又喚了來。登時上房內姨太太又帶罵帶哭的鬧將起來，說：「妖怪已打發花轎來迎娶了，我不去時，又說要大人的命呢。」這時真把個伯純急得沒法。忽然記起東華門外有個日本醫院最會看瘋病，便忍痛將姨太太送了進去。卻癡癡的向著空中道：「我拼化費些，送他到正走旺運的大日本醫院去，托他保護著。看你有膽量，向那裡找去罷！」說完，自覺人去樓空，百般懊惱。再也不耐煩在家裡住，憤憤走了出來，想找個知己說話去。

要喚人套車子時，那知自那當差的去了，再也沒人來伺候。

便怒容滿面，自己走到門房口。只聽得裡邊一陣笑聲，夾著一人道：「總統腳下也出了妖怪，不知那些警察做什麼事？」又一人道：「警察雖凶，但能治人，不能治鬼。憑你宣佈著戒嚴命令，那裡防得住妖怪呢？」伯純聽了大怒，喝了一聲。門房裡便鴉雀無聲，寂測測的溜出個人來。一見主人，忙道：「車兒已套著送姨太太向醫院去。大人要出去時，怕要僱街車呢。」

伯純不覺長歎一聲，自己惘惘的徒步出門，卻不知到那裡去的好，一想昨天見鶴山，把一件極大人情送給了他，倒不如找他去混一天罷。主意已完，便一步走向前去。

好容易到了衢街口，忽轉念道：「不好，自己叫大不大，到底也是個老前輩。如今徒步跑上門去，那些門吏是見慣朱輪華轎的，一見我時，不說老人家安步當車，倒要說李某做京官窮糟了，把一輛瘦出骨的驢車都賣去，吃在肚皮裡呢。」正躊躇著，忽然一輛馬車飛也似的撞來。伯純那裡還來能（得）及避，兩邊都收不住，那八尺高的馬頭早已直壓上來。伯純不覺「啊呀」一聲，手足頹然，也不待車子撞來，早跌將下去，兩個前輪便直向伯純身上卷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車中早鑽出個人來，驚道：「這不是李大人麼？」真是：